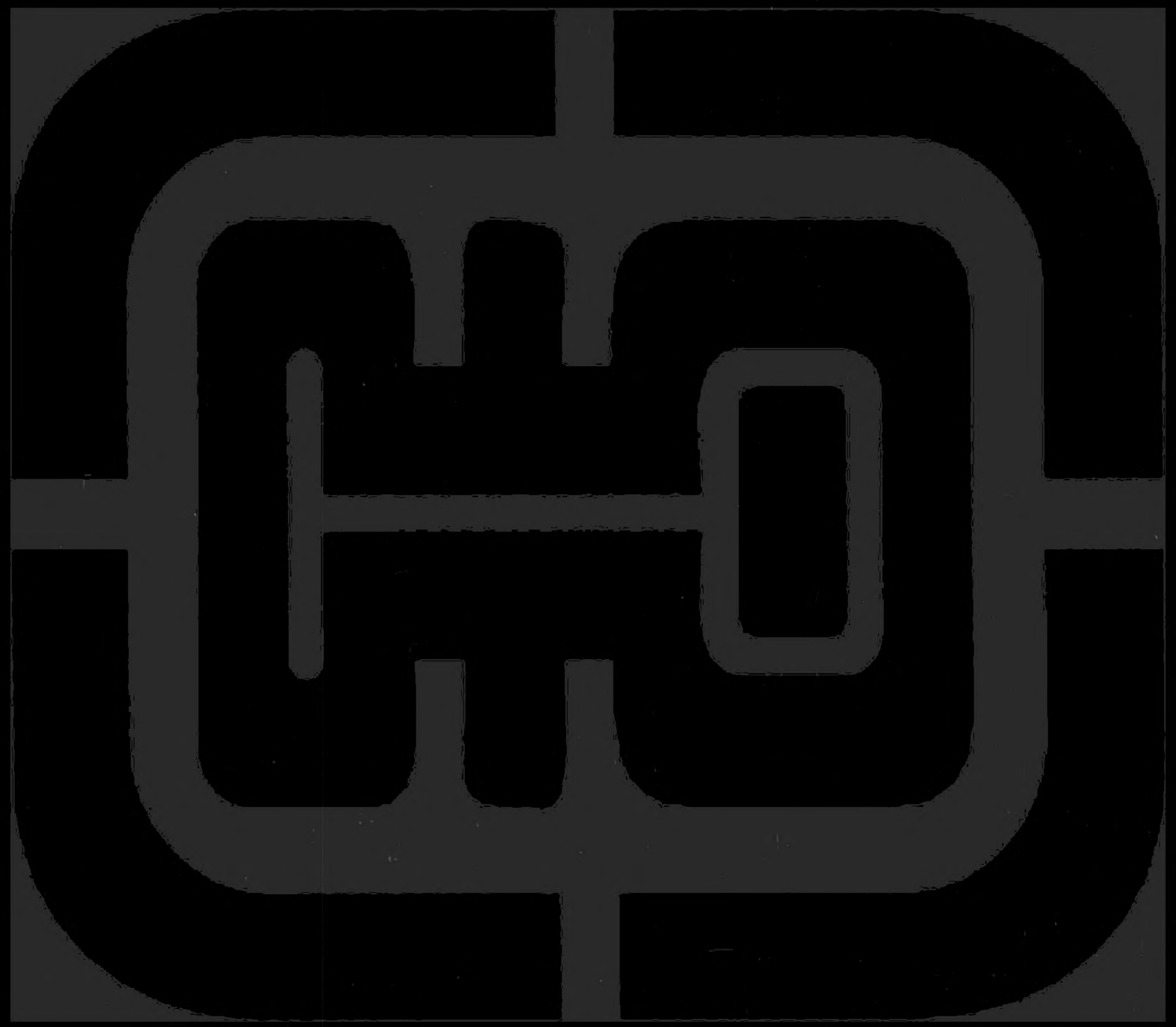


滑稽者至鄙褻乃直從六執莊語說來此即太史公滑稽處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亾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窭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鞬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冀衛其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爲槨銅歷爲棺齍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

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

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楮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楊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毋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糗養乳母乳母上書曰其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

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
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
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
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
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
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
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
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
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
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
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
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
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
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
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
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

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
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
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
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上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
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苟雖有聖人無所
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
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
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志合子胥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
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
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
問左右群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

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殽臣乃言詔曰可已殽又曰其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帝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車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

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
詔者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
郭先生又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
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
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
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出
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
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
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
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

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
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
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
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
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
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
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
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
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

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
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
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
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
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
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
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尉卒僕射飲日醉
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
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
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
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
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自譽自伐
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
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
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
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
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
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

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諸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

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六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大卜之起由漢興而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災禍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諂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

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又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劒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冢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絶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合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可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

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七

閎博精雅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

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頇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搴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

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著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兎絲有禱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兎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

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
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
聞者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
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
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
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
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
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
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
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
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
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
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
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
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
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
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
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
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

龜千歲乃滿尺二十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膺骨穿佩之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脊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杆林中者齋戒以待譆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欲移牀龜尚生不欲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

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

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

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

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
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
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
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
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
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
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禍在龜後雖悔
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
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
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無
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亾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
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
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
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
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
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
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
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
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

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
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
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
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
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
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
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
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
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
養以五穀耕之耨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

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
困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
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
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
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鑵石
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
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
彊不過鑵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
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已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

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狠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亾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亾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亾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

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

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幷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蝤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尺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四月
首仰　足開　胷開　首俛大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久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被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卯被之乃持龜

而遂之若嘗以爲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卯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卯指之者三持龜以卯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卯烯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剸莫如汝信今日長日行一艮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欲知人生某身艮貞其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胷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欲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欲首仰足胷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
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十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
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
仰身首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
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
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
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
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
即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
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胷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胷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胷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胷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胷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胷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效不甚者卜曰瘳不效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徒官不徒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效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亾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效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母憂追亾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胷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徒官聞言不徒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亾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

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亾人不得亾財物財物不出得漁臘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母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

疾疫少歲中母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母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母瘳死繫者母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

疫歲中母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胷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揄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母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

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
吉歲惡民疾疫無災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
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
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
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
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
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於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
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
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
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
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於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
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
兵不會行過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肸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母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母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

聞言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

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

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

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

憂不憂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

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胷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

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

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

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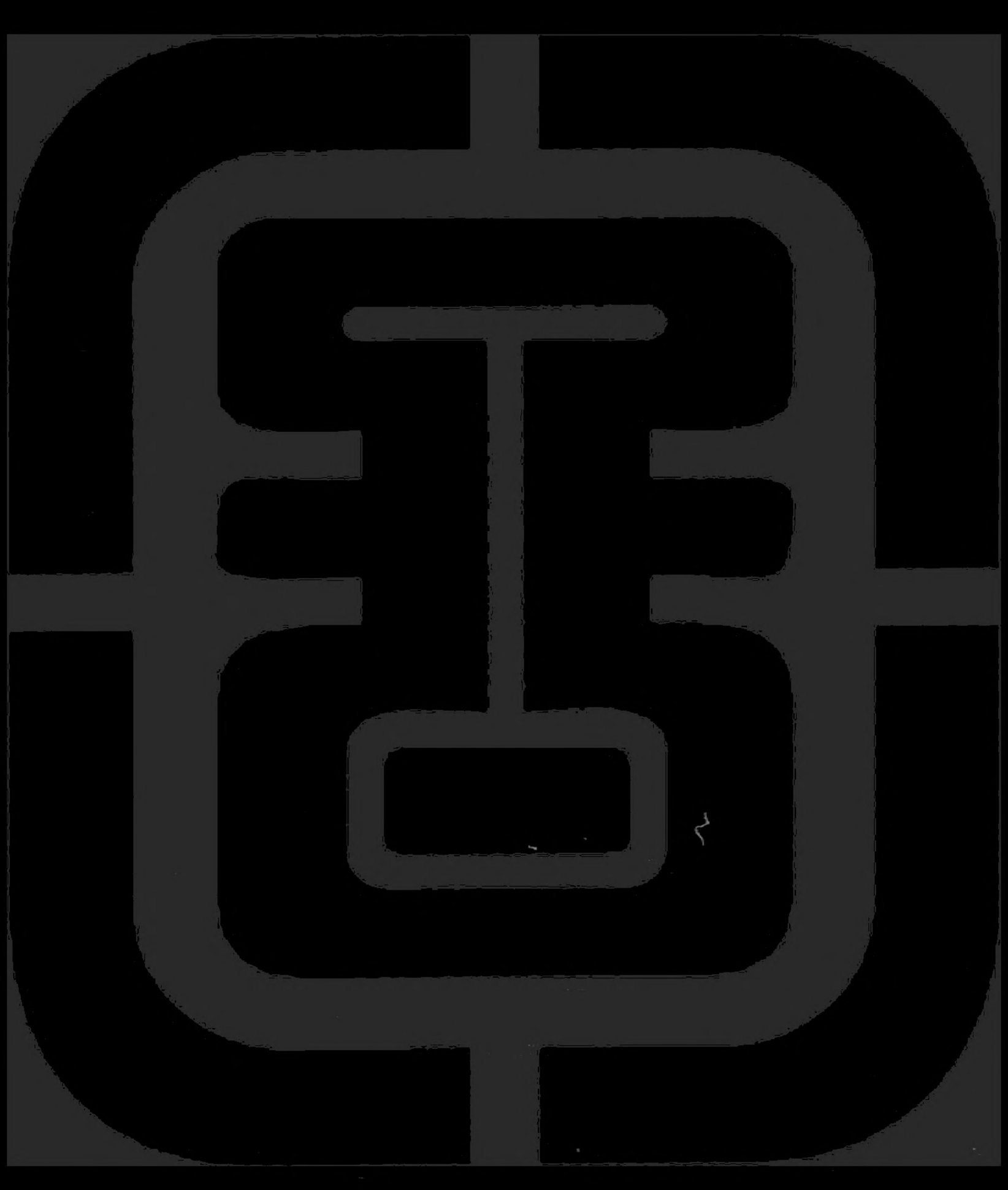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

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肸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肸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母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肸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肸者不至行者足肸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肸者不得繫者足肸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史記卷第一百二十八